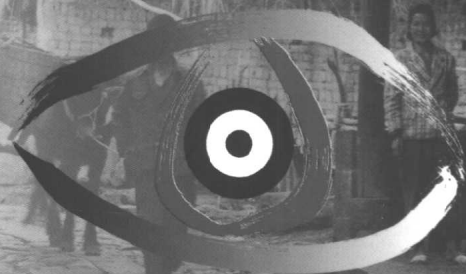


镜头
下的
云南

西去掸国的边陲

孙 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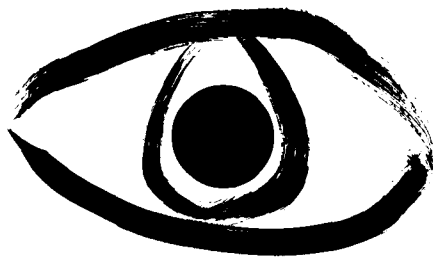
*Yunnan in focus
A remote corner on
the western trail to
the Shan State*

云南民族出版社

A remote corner on the western trail to the Shan State

西
去
掸
国
的
边
陲

镜头下的云南



孙 敏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去掸国的边陲 / 孙敏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0.7
(镜头下的云南)

ISBN 7-5367-2011-4

I. 西 ... II. 孙 ... III. 腾冲县 - 概况 IV. K9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9333 号

总策划: 李安泰 徐治

执行策划: 欧燕生

责任编辑: 普艺 欧燕生

总体设计: 蒋剑

责任校对: 岳明芬

镜头下的云南

西去掸国的边陲

著者: 孙敏

摄影: 孙敏 李志雄

出版: 云南民族出版社

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75

字数: 70 千字

版次: 2000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制作: 昆明雅昌彩色设计制作中心

印制: 云南省农垦印刷包装厂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16.00 元 (全套定价: 128 元)

总 序

似箭光阴，如梭星斗，岁月可以抹去山川的变迁，却留下民族厚重文化的沉积。中华民族的根在西部，炎黄文化的源在西部。西部，诞生经典的地方，改造人性的地方。千百年来，这里存在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另类文化，他们有着与内地很不一样的衣食住行和思想观念，有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中国少数民族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们向世人展示了色彩缤纷的另一个天地。只有了解了西部的人文地理，才能看到一个站立大山高原古老民族的鲜活面孔。

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华民族西进的战车已经开启。巨鼓擂响，战旗猎猎，昭示着必胜的信念。西部十省(区)的出版人，摩拳擦掌，聚会昆明，呕心沥血，达成共识，合力策划推出了这一套“中国西部人文地理大系丛书”。

这是中国第一套深度人文地理丛书，反映了西部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既描述历史与现实沟通的文化景观，又传达探索与考察的信息；既有游历体验，又是研究成果，融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为一体。

“镜头下的云南”是大系中反映云南的部分，其中的每一本都是以某个地域为经，以与之相关的历史场面和主流文化变迁为纬，深层次地进行挖掘。立足于这些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资源，图文并茂，时空串联，内容深入，文字浅出，用个人脚到、眼到、心到的踏访经历来达到重新认识云南的目的。每本书的入笔之处虽然都是一些世俗的、老百姓的生活，但所反映的是一方水土和人的关系，探讨和展现的是一种云南独有的人文精神。

这套书既有金戈铁马的雄壮，又具小桥流水的婉约，以亲临现场的感受，清新宜人的文风，于细微处见功力，用小手笔做大文章，在故事和图片的铺陈中告知读者乡土中国的活力所在。

西部不再沉寂，作为西部图书出版的马前卒，我们期望以这套图书为起点，为西部大开发推波助澜。

李安泰

2000年6月

目录

古道西去



1 The age-old road leading to the west



乘象国的故民

11 The descendants of the ancient Elephant-riding Kingdom

翻越高黎贡山的千年国道



25 The ancient passage crossing over Gaoligong Mountain



孤悬极边的古城

49 A remote ancient city on the border

戍边人一脉相承的忠义勇武之风



71 The everlasting manner of loyalty and bravery of the frontier soldiers

国之殇



85 The brutal battle



梦想之路

131 The road of dream

古城翡翠



153 The ancient city
abounding with jade



充满记忆的土地

177 Land of memory

边地的灯塔



187 The beacon brightening
the frontier

古道西去



源于腾冲北部的大盈江，在城南一公里的龙光台下遇到了第一个深邃的断崖，江水轰然而下，跌落在三面环山的河谷里。日暮时分，我沿荆棘丛生的小道，在长满杉树的陡峭河谷中，找到了崖壁下的摩崖石刻。近代腾冲地方士绅将不同时代的戍边将领和封疆大吏的题词移刻于此，内容大都与滇西戍边史有关。其中一块巨石上镌刻着“福佑边陲”四个字，落款是“清嘉庆丁丑知腾越州事红带子伊里布”，时值1817年。

“边陲”所指，不过是山外的边侧之地，然而，苍烟落照中，它让人心生悲凉。腾冲——中国西南最遥远的遐荒边徼，两千年通商古道、八百年戍关守隘，在高黎贡山的峰峦间，在大盈江沿岸的丛林里，留下了无数剑扫烽烟的边地往事。

落日的余辉映照着叠水河瀑布

霁虹桥，位于澜沧江上，是博南古道上的咽喉。从前博南古道过霁虹桥后，便进入保山地界，然后经水寨、牛角关、金鸡、板桥，然后从仁寿门进入永昌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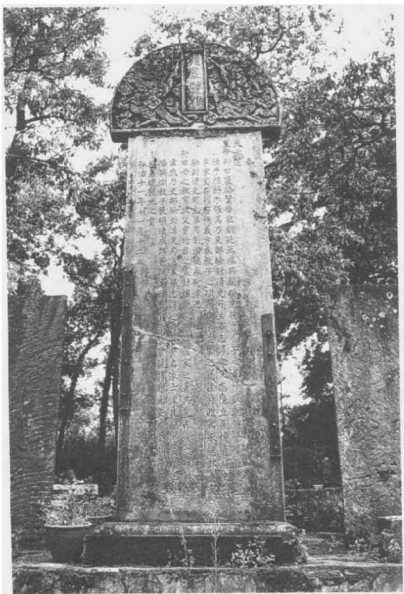
古道西去



升腾的水雾，穿过历史的迷蒙，那四个深深凹进石壁的大字，引导我踏上被上苍大德福佑着的滇西土地，找寻这古老的三迤门户、八关锁钥、九隘藩篱悲壮苍凉的过往。

初秋，我站在高黎贡山的东方，在太保山顶上那座高大的石碑前，仰头看清了碑文的开篇首句：“奉天承运，皇帝敕曰。”这是弘治十一年明朝孝宗皇帝的一份诏书。在远离中国主流文化的地方，看一道五百年前的皇帝圣旨，感觉是那么的陌生和怪异。自古以来，云南都被认为是诸夷杂处、声教未通的化外之地。如今从北京乘飞机三小时到昆明，四十五分钟到保山，但在百年以前，永昌至省一千二百里，需经二十七个驿站，骡马走二十二天。至京一万一千八百一十里，得经几百个驿站。况且这还是一条险不可测的路途。西去滇西大地，遥远而蛮荒，断裂与折皱交替，高山与深谷相间，山中有哑泉，江边有毒瘴。从前，西征将士才出昆明城西，就已经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觉了。乾隆年间广州知府赵翼奉旨随大学士傅恒西征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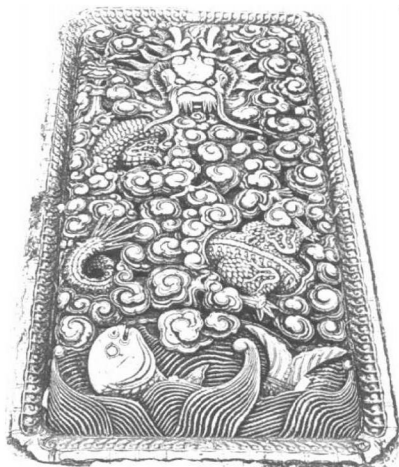
弘治十一年皇帝诏书。



有《碧鸡关》诗曰：“苴兰城外又青山，一道风烟入百蛮。勒马云端重回首，夕阳人在碧鸡关。”

把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的滇西大地与中央王朝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一条古已有之的通道。很久以前，这条神秘的通道，就从四川进入云南，经滇西通往中印半岛陌生的国度。公元纪元前后的几百年间，秦汉王朝为掌控这条古道绞尽了脑汁。翻开两千年来的国家正史，自从司马迁记载了中央王朝与千里之遥的西南夷的过节以后，后世的史书就不断地重复这段历史，而且历代中央王朝也从未敢忽略这条蛮荒古道，不为别的，就为这条非同寻常的通道在中国西南的国防卫戍与商贸交通方面，实在太重要了。

这个地理大发现，是出使西域的张骞带回来的。在那个时代，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一直是中原的心头之患。秦始皇始建长城，以遏制匈奴；汉王朝打不赢他们，和亲的方式也安抚不了他们，便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找联合对付匈奴的力量。同盟未成功，但他的所见所闻，对中国西南部的开发却有着历史性的作用。



保山武侯祠前的浮雕。





张骞发现在中国西南部紧邻东南亚的群山中，有一条自然通道。沿着这条通道，来自中国四川的商品，从云南西部出缅甸到达印度，流通到阿富汗。没有地图的张骞，却准确地知道阿富汗印度和缅甸的位置。大夏离汉朝一万二千里，在汉西南；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且有蜀物，从方位上他断定印度肯定离蜀不远。张骞没有说错，从地图上看，从西安南下四川、云南，经缅甸到印度比西安经西域至印度要近得多。司马迁在他伟大的《史记》里，把这条路称为“蜀身毒国道”。身毒即印度，“身”在古音里读“烟”。

汉武帝不会不理解张骞所言的意义，何况他还是一个具有雄才伟略的人。公元前122年，汉武帝遣使四道并出，各行一二千里，前往西南夷，开始了伟大的对中国西南未知土地的探险。这一事件影响了中国西南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

只是事情进展比预料的艰难得多，西南各部族并非比北方匈奴温柔，汉王朝低估了西南诸部族多样化的文化背景。汉武帝开拓边疆的努力在滇池洱海一带受阻，汉武帝



数度遣使，虽然得到滇国国王的帮助，但使臣还是受到了氐、爨、嵩、昆明、且兰等当地部落的阻拦，他们杀略汉使，夺取币财。使臣无功而返，只知道西去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在长安凿昆明池，模拟滇池和洱海，供士卒乘楼船习水战。这一次，他不是要遣使者和平西访，而是军事征讨了，势在必得要将这条民间商道纳入从属中央的大一统管辖。这是云南历史上，第一次用兵事件和第一次大移民的开始。公元前111年司马迁曾奉命查办历次使节被阻于昆明的案件“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又过了三年，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发三辅罪人和巴蜀士卒数万人，派遣郭昌、卫广两将军，讨伐阻止汉使西行的昆明部族。这一次，汉武帝终于打通博南山，渡过澜沧水，完成了永远载入史册的开边使命。这次远征的结果，是在澜沧江西岸保山盆地东沿的金鸡村设置了不韦县——西汉国家权力的象征。

汉武帝花了极大的气力才走通这条路，就因为它不是官道，而是民



永昌古城仅存的古城门。

间商帮的“水路”。如今，没有谁能够知道，在诸多不相统属的部族地域里，民间商贾如何顺利地从蜀地走到遥远的印度，其中的规则是什么？这个秘密恐怕不会再有人知道了。正史没有记载，野史早已湮没。征服者不是人类学家，不会去关心被征服者的生活制度，以及他们的文化传统。

时隔两千年，我们驱车十二个小时，就走完了当年秦汉王朝费尽移山心力几百年才走通的旅程。站在不韦县故地金鸡，我想不出汉武帝当年兵临哀牢国时的心境。但对每一个能够驱车来到这里，沿着青石铺就的古道寻访历史的人来说，都应该记住这位伟大帝王的伟烈丰功。因为在他之后，除了成吉思汗及忽必烈，再没有哪位帝王有他那样的胆略和气度开拓疆土，营路通商，把古代中国人的视野拓展到如此辽阔的区域。

在此之后千百年的世事更迭，都在古道上留下了历史的印痕。

东汉王朝接着经营滇西。委派到当地的汉官实行“化行夷貊”的策略，感化当地部族首领，使他们心甘



情愿地献出珍宝，颂其美德，然后带领属下邑王和百姓归附王朝。到公元69年，哀牢王苻貌遣子带着十七个邑王，五十五万民众内附东汉王朝。哀牢国故地有多大？史载哀牢国疆界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东到澜沧江两岸，西到缅甸伊洛瓦底江一带，包括了如闽越、濮、鸠獠等在内的众多部族。就凭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民众，当汉明帝刘庄在此置永昌郡的时候，王朝为此在宫廷盛宴欢庆，成为当时引起轰动的大事。

永昌郡是在汉朝西南边境最遥远的地区设置的一个政区，亦是在西南交通孔道上设立的重要门户。这条原始的古商道，从此成为一条中国历史上连接中原与西南的最不平凡的一条国道。

蜀汉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古道消息渐无，它似乎重又回到民间商道。唐宋时南诏大理政权割据云南五百年，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朝将军李宓率十万大军，征讨南诏国，却在当年汉使被阻的洱海地区全军覆没。以至于两百年之后，宋太祖鉴于唐天宝之祸起于南

古道悠悠。





这条古老的商道延续了几千年，不论朝代更迭或世事变幻，都没能阻碍商旅行客和戍边将士的匆匆步履。古道上的小镇，至今保留着明清时代的建筑风格。





诏，玉斧一挥，画大渡河以西曰：“此河外非吾有也。”史家认为此为讹传，宋太祖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但不论中央王朝对云南掌控与否，古道一直通行无阻。大理国的商人们将滇西的牲畜、手工业品、山货药材等拿到宋朝边境去互市；而宋朝商人也沿着古道到云南做生意，并从那里带回缅甸要求通商的使臣。公元1074年，杨佐入大理国买马，在云南驿前，见到一块里候碑，上面刻着通向各地的里程，西至身毒，东南至交趾，南至海上。

古道时而萧瑟，时而热闹，到蒙古大军渡金沙江，灭大理国之后，作为民间商道的古道开始了有史记载的国道的历史。元设站赤，明设驿亭，清设关哨，元、明、清三代的戍边和移民，使这条古道纳入了国家统属的官马大道，并一直使用到抗战初期滇缅公路筑成为止。此前，我总以为这条古道不过存在于学者摘来引去的史料，但踏上金鸡乡的那一刻起，才知道，滇西的众生百姓祖祖辈辈与这条古道的密切联系。

从金鸡到板桥，古镇上的木板房、破败的文昌宫魁星阁和民国初



古道上的马帮。

重建的古戏台，都已经显得陈旧和老迈。只有那条古风依旧的石板路和那口曾为过往商旅充饥解渴的老井，还能让人想见自汉朝开边后，无数个世纪以来古道上商旅匆匆的景象。我不知道历史是什么，但有一种历史有别于国家正史。它们用砖用泥、用木头和石头塑在大地上，用语言流传在民众的生活史里，尽管年湮代久，它们会成为散落的残砖碎瓦、古树残垣，但它们会如纪念碑，永远留存在这个地方的历史中。正如房龙所说：“历史是地理学的第四维，它赋予地理学时间和意义。”